



纸上纪录片系列·特别版

# 飞虎队队员眼中的中国 1944-1945

【美】艾伦·拉森等  
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纸上纪录片系列  
已出书目

《江村纪事》	张祖道
《火车上的中国人》	王福春
《希望》	解海龙
《茶铺》	陈锦
《上海人》	陆元敏
《寻常》	路泞
《金山寻梦》	刘博智
《京剧守望者》	宁舟浩
《5·12汶川大地震实录》	陈秋明 等
《318国道》	骆丹
《童年》	杨小兵
《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李晶晶
《刹那》	张祖道
《飞虎队队员眼中的中国》	[美] 艾伦·拉森 等

镜子般的原生态记录，

直观展示行进于巨变中的中国人精神和生活状态。

深度的视觉记录，

不仅表达了个体的深刻观察与思考，

也必将成为一种集体的记忆。

上架建议：文化 艺术

ISBN 978-7-5452-0499-5



9 787545 204995 >

定价 48.00元



纸上纪录片·特别版

# 飞虎队队员眼中的中国

## 1944—1945

[美] 艾伦·拉森 图/文

[美] 比尔·迪柏 图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总策划 王刚 执行策划 严湛





谨以本书献给那些1944年至1945年间及更早时候，虽饱受侵略、  
艰难和痛苦折磨，却以真挚的友情和无私的慷慨款待美国军人的中国人  
民。

——艾伦·拉森

*H. Allen Larsen*

# 目 录

序 / 7

昆明（1944年9月1日—1945年8月6日） / 9

重庆（1945年8月6日—10月5日） / 63

成都（1945年10月5日—18日） / 99

杭州（1945年10月18日—12月4日） / 121

上海（1945年12月4日—15日） / 169

附：黑白照片 / 213

后记 / 225

作者介绍 / 226



# 序

艾伦·拉森

中国，一个如此遥远的国度。只要在地上挖一个很深很深的洞，就可以去到中国了——孩提时代的我们这样深信着。因为中国在世界的另一端。

2007年，当我漫步在卢沟桥上，1930-40年代那些曾与我们同校的中国男孩女孩们的回忆仍恍如隔日。他们是我们的朋友，我的父母也熟悉他们的家人。等到我们更年长些的时候，“卢沟桥事变”的所见所闻使我们对中国人民充满了同情和支持。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发生时，我和我的同学即将从高中毕业。虽然尚不到参军年龄，我们仍渴望参加对日的战斗。

1943年是我升入大学的第一年，从老家马萨诸塞州布鲁克林高中毕业后，我进入空军部队接受训练，10个月后，我所在的中队被编入美军第14航空队——“飞虎队”，一支由陈纳德将军组建的支援中国抗日的空军部队。

于是美国大兵到中国去了——当然不是靠挖洞，而是飞越了大西洋、地中海、印度洋、印度、缅甸和“驼峰航线”——来到一个与美国相距千山万水的战区。

这本影集真实记录了我和我已故的战友威廉·迪柏先生（William L. Dibble）拍摄到的当时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一些珍贵画面，以及我们与那些英勇不屈的中国人共同战斗的难忘经历。

谨此向严湛先生致以我最真挚的感谢，在他不倦的工作和帮助下这本影集才得以问世。同样感谢威廉·迪柏先生的遗孀、堪萨斯州托皮卡市的玛丽·迪柏女士（Mary Dibble）和她儿子们的鼓励和贡献。

我的妻子，玛格丽塔（Margaret），在此影集的整个策划过程中，提供了许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并始终耐心地支持着我。在此致以我最衷心的感谢！

2009年6月16日





昆明

1944年9月1日—1945年8月6日





1944年9月1日，艾伦·拉森随第35照相侦查中队从印度来到中国，他得知中队被派往第14航空队——由陈纳德将军领导的、赫赫有名的“飞虎队”。一抵达昆明空军基地，艾伦就和他的一位战友一块儿到飞机跑道上，他们站在一架鼻翼上绘着鲨鱼图案的P40战斗机旁相互拍照，那是多么令人兴奋的时刻啊！（约翰·弗洛曼 摄）





“虎穴”是给住在昆明空军基地三号宿舍的中队成员观看训练影片和电影的地方。（艾伦·拉森 摄）



“虎穴”外景（威廉·迪柏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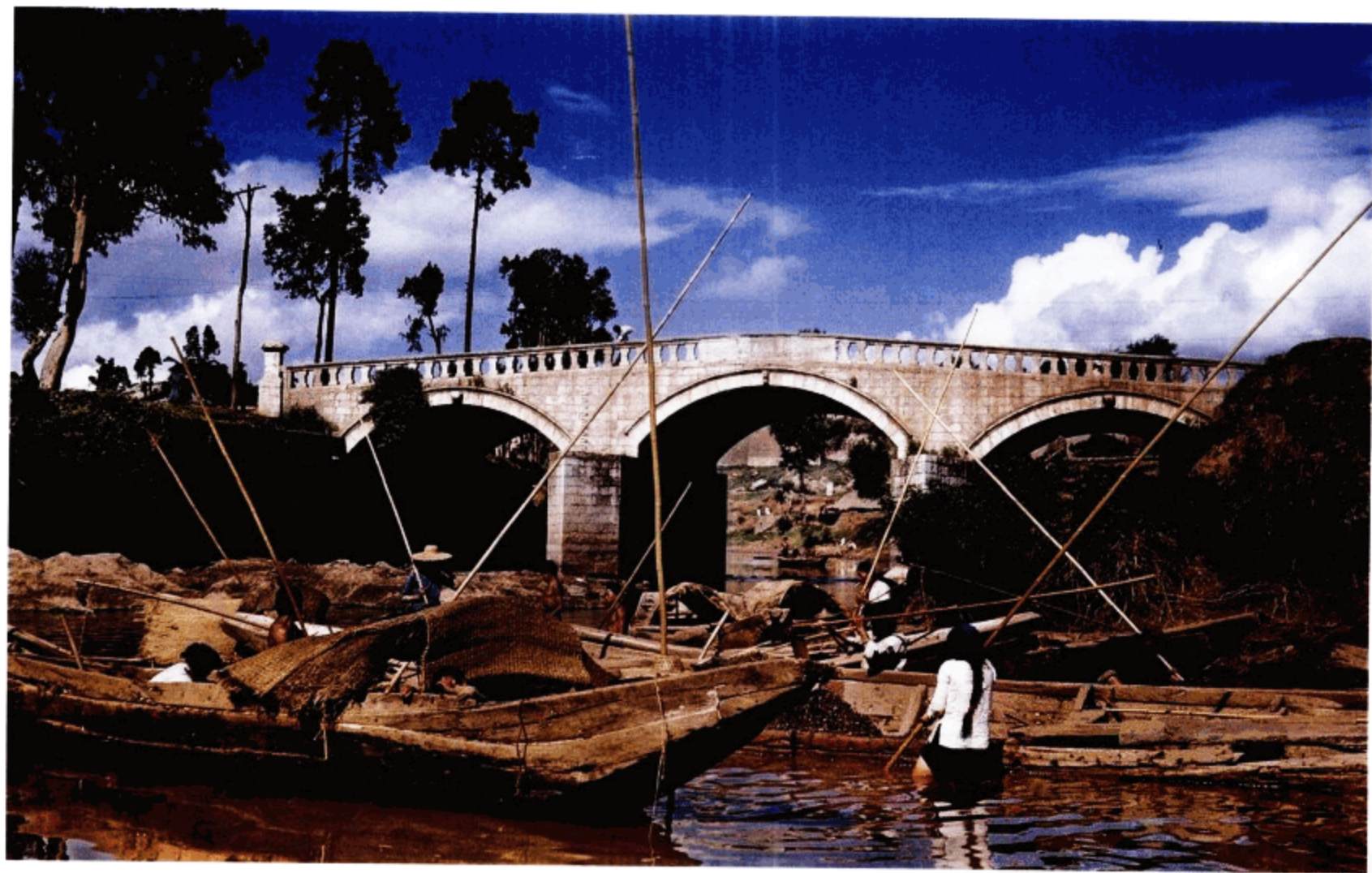


滇池是昆明最重要的游览地，对当地居民和美国士兵的生活、工作和娱乐都有重要的影响，它是游泳、潜水和划船的最佳场所，大观园是其主要景点，园内有壮观的大观楼，一座保存完好的木质宝塔，点缀了滇池的湖岸。（艾伦·拉森 摄）



小船提供了舒适的公园水上游览。不少小船上高耸的船帆都有点破旧了，但它们却是越湖游览必不可少的工具。相当一部分小船还被船夫们当作自己的家，其舱身在船的中部，顶上是竹子芦苇交织的弓形篷顶。（艾伦·拉森 摄）





昆明的水上交通（艾伦·拉森 摄）





流经民宅的河道(艾伦·拉森 摄)



划船的姑娘(艾伦·拉森 摄)





第14航空队和负责美军住宿的人员在离昆明空军基地几英里外的地方搭建的休息营地。这里有一个美丽的湖泊，可以钓鱼、游泳和享用美食。许多到此营地休假的军人来自前线的前进基地。艾伦在此短暂停留期间，有几个飞行员也在那里。  
(艾伦·拉森 摄)



基地附近村庄，中国军人走在田埂上。这是站在一个数年前修建的作为早期昆明空军基地美军防空掩体的土墩上拍摄的。它显然构造结实，但我们在那儿的时候，它尚未被使用过。（艾伦·拉森 摄）





村民正在耕种田地。靠近我们基地驻扎宿营地区有一座很大的村庄，那里有许多机会拍摄村里的人们从事各项活动，如插秧、洗衣服、照顾孩子等场景。村民们对我们总是很热情，也总是很乐意摆出各种姿势让我们拍照。（艾伦·拉森 摄）





正在戏水的儿童 (艾伦·拉森 摄)



洗衣的妇女（艾伦·拉森 摄）





发送木材、石料及其它货物的商业活动位于城市附近的一条狭窄的水道上。看到岸边那些堆积如山的木材和那里正从小船上搬运巨石的劳工们，谁都会对他们的力量和敏捷身手产生深刻的印象。(艾伦·拉森 摄)





拥有六道门的昆明古城墙，建于公元8世纪。这是在其中一道城门外拍摄的集市场景。（艾伦·拉森 摄）



城门内的集市 (艾伦·拉森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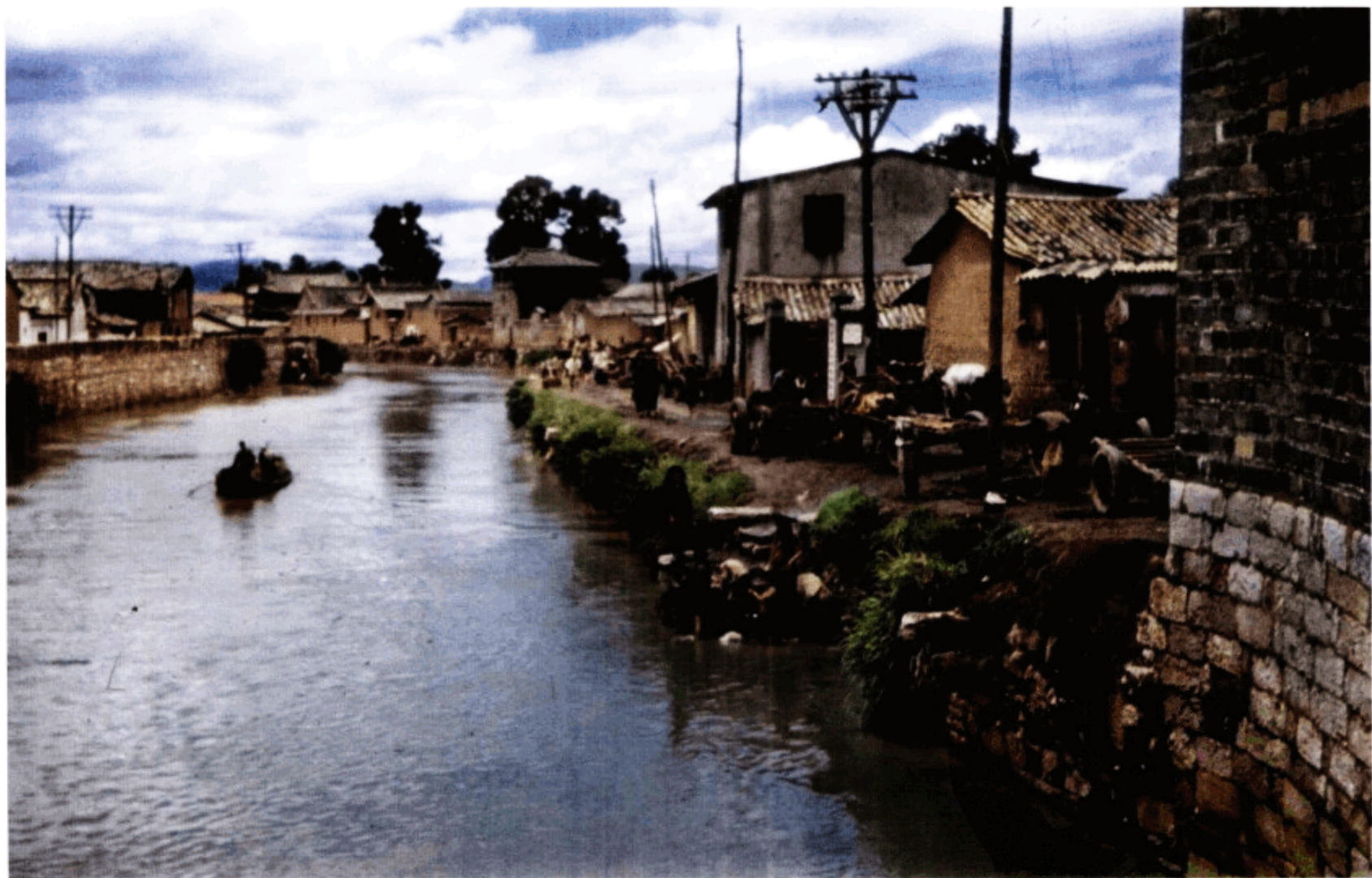


通到昆明的“滇缅公路”街道景象（威廉·迪柏 摄）



运河上装运稻草的小船（威廉·迪柏 摄）





流经昆明某居民区的运河（威廉·迪柏 摄）





如同世界许多其他城市一样，时事新闻、历史事件及涉及到的人物，都是这里市民们广泛关注的话题。我们很高兴有几回和昆明的百姓一起观看昆明市区一栋大楼墙上张贴的许多五颜六色的海报和新闻（虽然我们并不会阅读）。这让艾伦回想起年幼时在美国波士顿市站在一群人中观看波士顿环球报大厦告示牌上用粉笔写的新闻的兴奋心情……（艾伦·拉森 摄）





这是一幕令艾伦及其伙伴叹为观止的场景：1944年11月，两个男人正在来回锯一个大原木，为昆明正在建造的房子提供木板，他们所表现出的技巧和力量令人惊讶。试想万一巨木倒在他们身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巨木的底部用连接在一起的木片固定，我们没有发现他们使用任何金属紧固件。当时，战争导致民用资源极其匮乏，更谈不上锯木机械装备了。

战争结束后，艾伦给他的叔公看了这幅照片，他是美国东北部一个伐木场的老伐木工，他都对照片中的人表现出惊讶和敬佩。（艾伦·拉森 摄）





1944年11月间，在昆明的某家商店门口有一座色彩鲜艳，用纸花装饰起来的大花轿子。由几个壮汉抬着去举行婚礼。（威廉·油柏 摄）



在昆明市内见到的另一个花轿 (艾伦·拉森 摄)





路边小贩在兜售自制的笛子（威廉·迪柏 摄）



在滇池附近的公园里，餐饮店和小贩比比皆是。他们在小屋里营业，在诱人的美食旁放着黑板，上面是用粉笔写的菜单。（艾伦·拉森 摄）





品尝美食（威廉·迪柏 摄）



流离失所的乞讨者（威廉·油柏 摄）





路边制作香烟的小贩（威廉·迪柏 摄）



铁饰大门前的街景（威廉·迪柏 摄）





百货商店（威廉·迪柏 摄）



城门街景。城门上写有“还我河山”的标语。（威廉·迪柏 摄）





城墙上的抗日海报和标语（威廉·迪柏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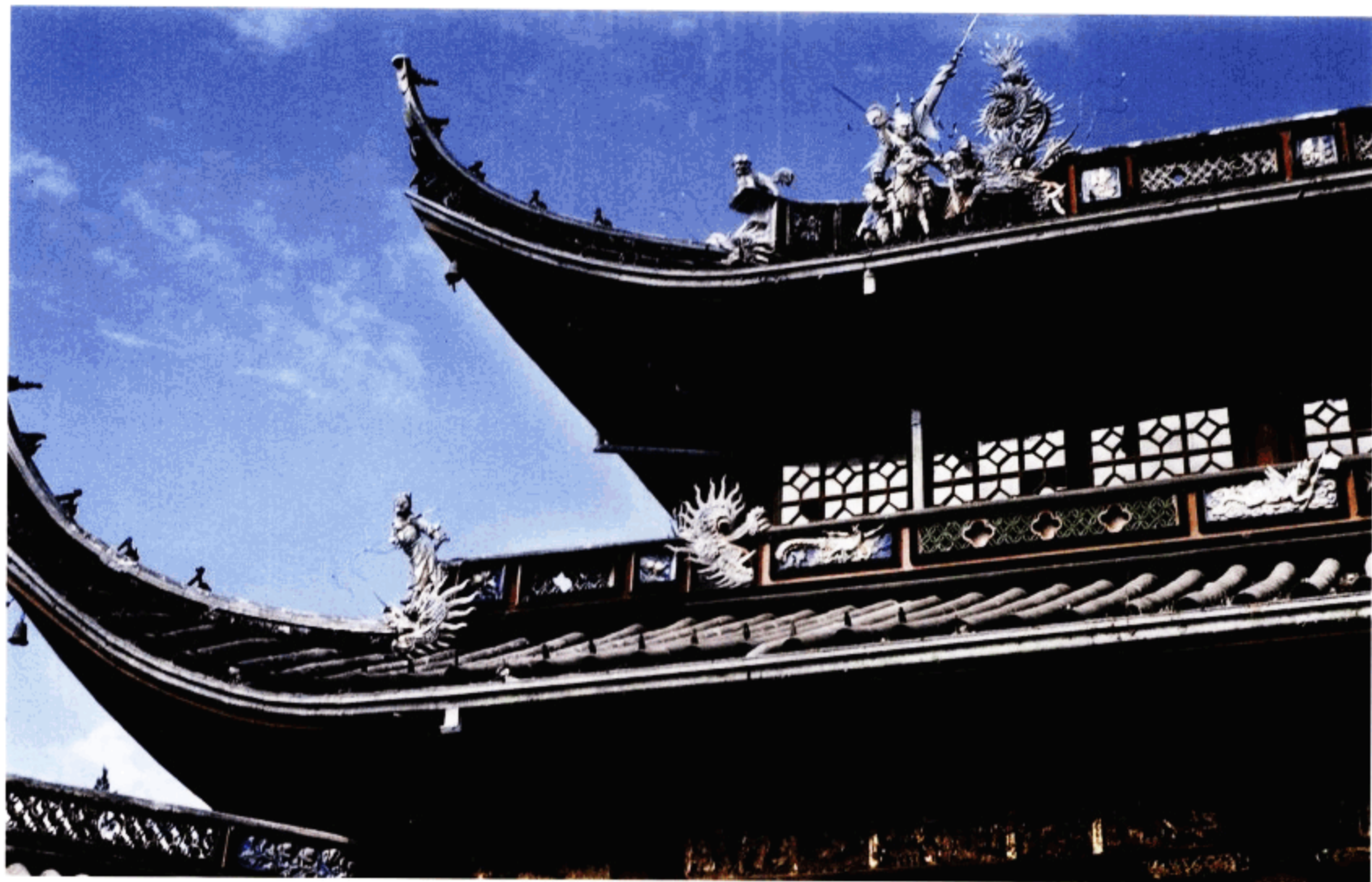


街景（威廉·迪柏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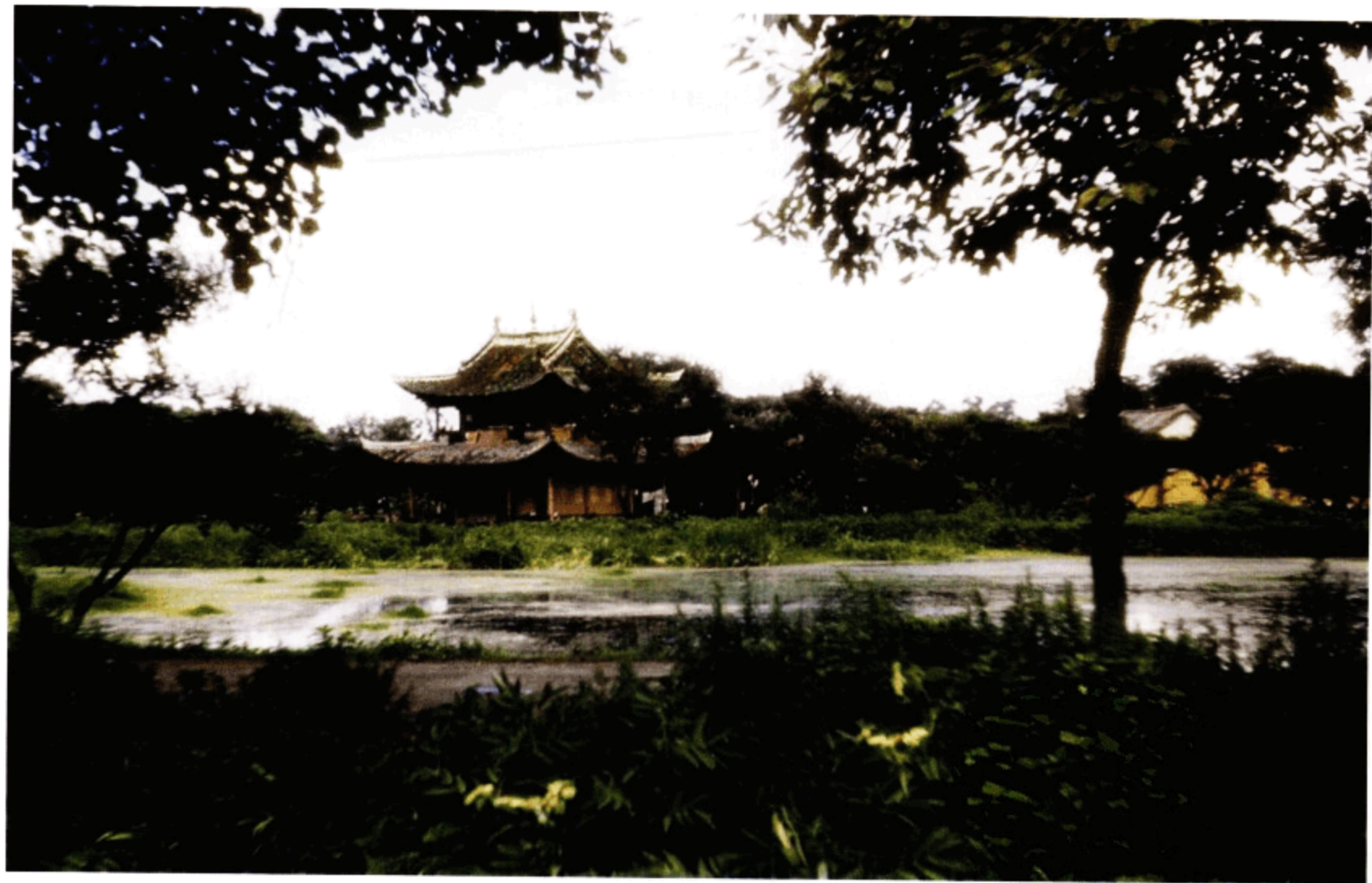
石牌坊后的居民区（威廉·迪柏 摄）



昆明的中国建筑。

在美国的主要城市有许多中国式样和特点的建筑，如西部的旧金山和东部的纽约。它们因外观绚丽，及屋顶的设计风格，非常引人注目。我们听说在中国这样的房顶除了起保护作用外还有更多的意义，比如说相信弯曲的寺庙顶部可以辟邪。（艾伦·拉森 摄）





湖边景色 (威廉·迪柏 摄)



飞虎队基地附近的墓地都很容易认出来，因为这些坟堆都是从地面隆起的土墩，许多坟前都立有几米高的石碑。离我们兵营区不远有一座村庄，照片中这个豪华的坟墓就位于村庄附近。它嵌在一块坡地上，由石雕装饰的五块面板为其最大的特色。这块墓地看上去很久没有修护和清理了，但仍不失雅致和庄重。（艾伦·拉森 摄）





县城大门（威廉·迪柏 摄）



空军基地附近的土路和马车，这些马车都使用填满黄沙的橡胶轮胎，传说是云南省主席要求的。（威廉·迪柏 摄）





赶马车的农夫（威廉·迪柏 摄）



手捧蚕茧的男孩（威廉·迪柏 摄）





空军基地附近辛勤劳作的农夫（威廉·迪柏 摄）



基地内的修鞋匠（威廉·迪柏 摄）



我们昆明空军基地三号宿舍里的地图绘制组成员逐渐和附近稻田里干活的农民熟悉起来。作为一个集体我们想知道该做些什么来回报他们的友情。有一家人家的一个小女孩一直帮助我们，于是我们向男主人询问，是否可以为这个小女孩仿制一件和我们制服一样的服装，这家主人同意了。我们把制服送给了小女孩，之后在一个好天气里，我为她拍了这张拿着棒棒糖的照片。我写信把此事告诉我母亲，她回信说她邮寄了一个玩具娃娃要送给这个小姑娘。在我们中队和第14航空队总部迁移到重庆白市驿之前，洋娃娃还没有寄到。等到了重庆再收到洋娃娃，我该把它送给谁呢？（艾伦·拉森 摄）





挑担的农妇（威廉·迪柏 摄）





附近村庄的小孩（艾伦·拉森 摄）



小男孩（威廉·迪柏 摄）





背着弟弟的男孩（威廉·迪柏 摄）



母亲与孩子（威廉·迪柏 摄）





空军基地内供美军生活和工作的三号宿舍入口，由中国士兵把守。（威廉·迪柏 摄）



修筑昆明机场跑道的军民（威廉·迪柏 摄）





修筑机场的军人（威廉·油柏 摄）



美军营房外，晾晒的衣服和休息的士兵（威廉·迪柏 摄）



重庆

1945年8月6日—10月5日





第14航空队重庆白市驿基地指挥部（威廉·迪柏 摄）





白市驿基地指挥部（威廉·迪柏 摄）



白市驿机场上的中国P-51型战斗机（威廉·迪柏 摄）





威廉·迪柏坐在机场工地的碾子上，正望着起降的飞机。(艾伦·拉森 摄)



白市驿机场施工现场（威廉·迪柏 摄）





白市驿空军基地入口。小桥前面的草棚是岗哨所在。（威廉·迪柏 摄）



第14航空队在白市驿基地的营房是干净的稻草顶平房。部队计划把人员从昆明调到白市驿基地是为了让飞机更近距离侦查和攻击日军东部军事设施，包括那些日本本岛上的军事设施。1945年8月上旬迁移完毕后，驻扎在太平洋岛屿上的美国空军就向日本本土投放了原子弹。不久，日本政府便无条件投降了。（艾伦·拉森 摄）





白市驿驻地，威廉·迪柏在取井水。(艾伦·拉森 摄)



战时日军侵入中国东北内陆和沿海地区时重庆成为中国的陪都，中国国民政府迁至重庆，直至战争结束。战争结束前夕，艾伦就驻扎在附近白市驿基地，一次去重庆时他拍了一幅总统府的照片……当中国士兵驱赶艾伦和他的飞虎队战友时，这幢巨大的红色官邸已经留在艾伦的镜头里。（艾伦·拉森 摄）





在街上，一个年轻的美国军人正在看一个饭店的招牌。这名军人是艾伦美国学生时代的朋友，战时与中国军人共事。他的工作是训练军人如何将军火装备装载在马匹和驴子上，翻越崎岖不平的山丘，运到前线。（艾伦·拉森 摄）



在营房外的艾伦（站立者）和他的战友。艾伦的裤袋里塞满了民国政府发行的纸币，战争结束时这些纸币已严重贬值。（威廉·迪柏 摄）





威廉·迪柏在晾晒衣服(艾伦·拉森 摄)



威廉·迪柏在俯视梯田（艾伦·拉森 摄）





原来要送给那个昆明女孩的洋娃娃终于收到了，可我在重庆，上哪儿去找她呢？

据说空军总部附属医院的一个护士有个可爱的女儿。我们联系到那个护士，然后把洋娃娃送给了她的女儿。（艾伦·拉森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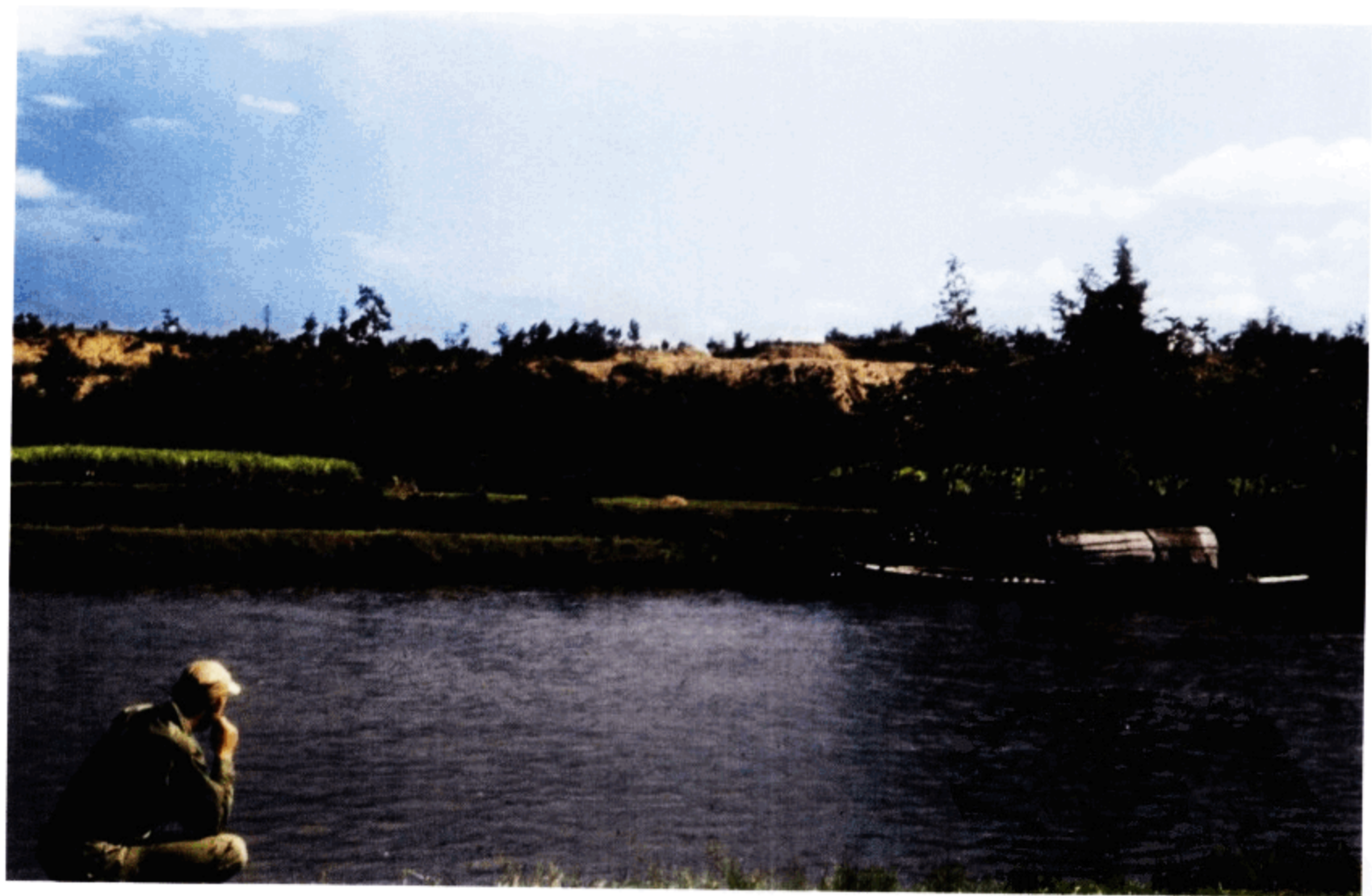


艾伦与这位幸运的小女孩合影（威廉·迪柏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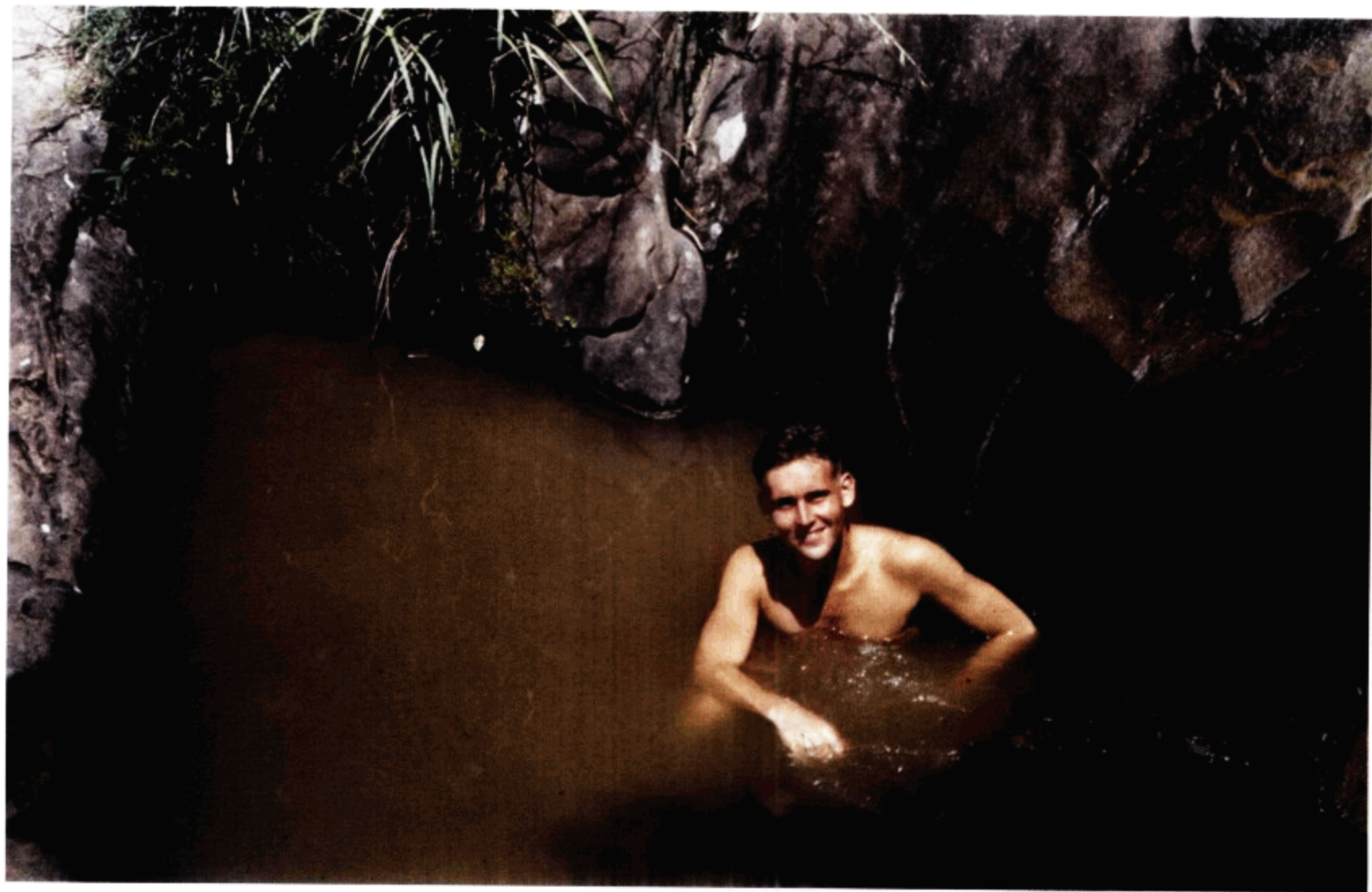


木桥上行走的中国士兵（威廉·油柏 摄）



威廉·迪柏在小河边（艾伦·拉森 摄）





威廉·迪柏在洗澡 (艾伦·拉森 摄)



通往重庆的公路（威廉·油柏 摄）





背竹篓的中国男孩（威廉·迪柏 摄）



重庆附近的小镇（威廉·迪柏 摄）





临江的重庆景象（威廉·迪柏 摄）



1945年8月庆祝胜利的重庆街道（威廉·油柏 摄）





重庆街景（威廉·迪柏 摄）



重庆的居民区（威廉·迪柏 摄）





江边码头拥挤的巷道（威廉·迪柏 摄）



重庆街景（威廉·迪柏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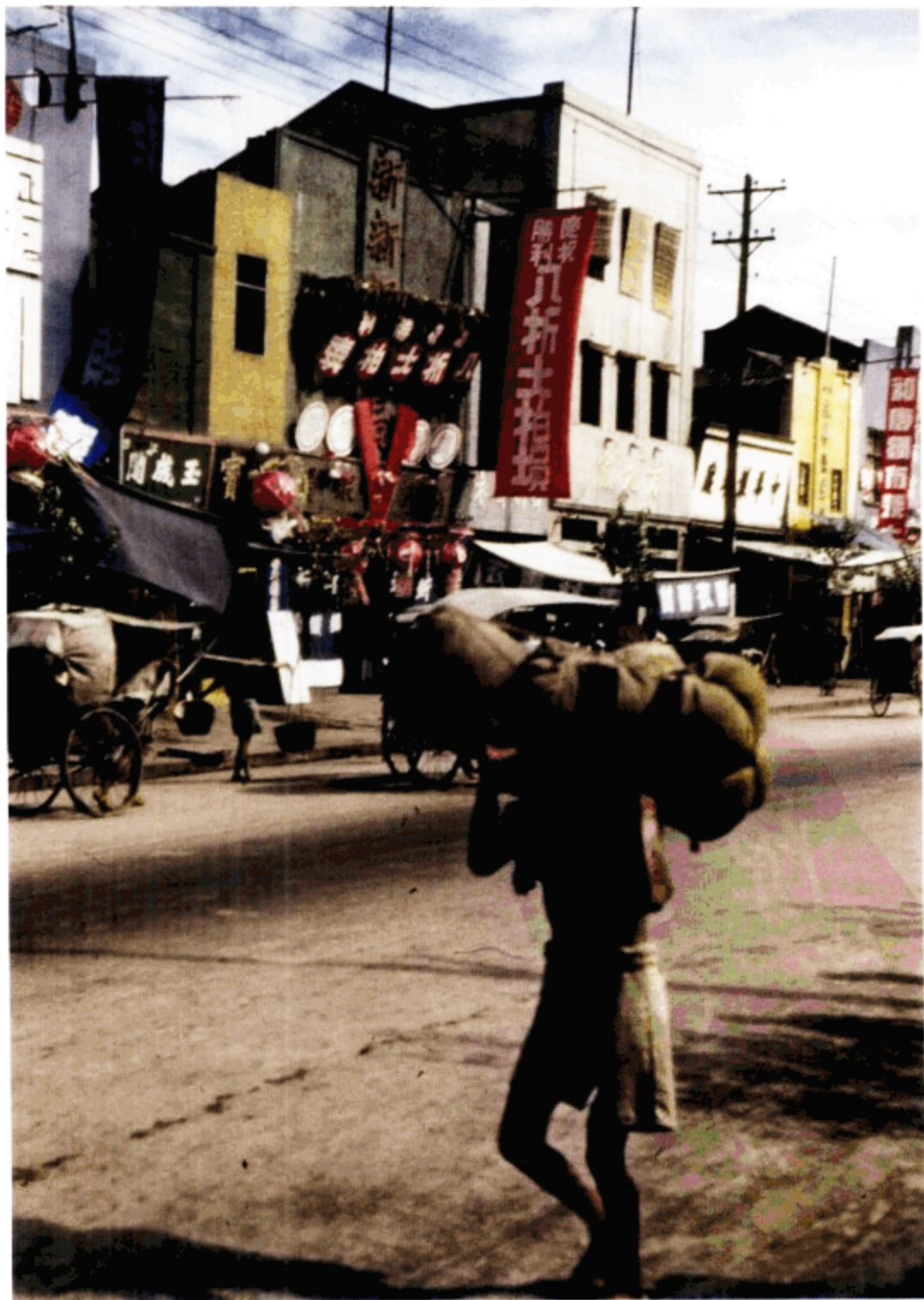


重庆街景（威廉·迪柏 摄）



重庆街景（威廉·迪柏 摄）





重庆街景（威廉·迪柏 摄）



重庆街景（威廉·迪柏 摄）





堆放陶瓷缸的仓库，小孩在好奇地看我们拍照。（威廉·迪柏 摄）





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日子里，我们经常从白市驿的基地前往重庆游览。湿热的天气使我们了解这座城市以及饱受日军不断空袭磨难的市民。

这张照片展现市民排着长长的队伍，在等待领取极少量配给的用水。（艾伦·拉森 摄）





一个年轻的苦力在炎热的路边休息，旁边是他的担子。(艾伦·拉森 摄)



重庆街景。

在庆祝抗战胜利的街头装饰背景衬托下，一个黄包车夫在等待客人，座位上方搭了遮棚以阻挡炽热的阳光。（艾伦·拉森 摄）



成都

1945年10月5日—18日





船工往小船上装粮食，威廉·迪柏正与船工头说话。  
(艾伦·拉森 摄)





艾伦与小船上的船夫们（威廉·油柏 摄）



河边云集的小船（威廉·迪柏 摄）





在南河（锦江）上（威廉·迪柏 摄）



修筑空军机场的民工（威廉·迪柏 摄）





沙石路上推独轮车的民夫（威廉·迪柏 摄）



迪柏和竹林 (艾伦·拉森 摄)





迪柏在看农民晾晒小麦 (艾伦·拉森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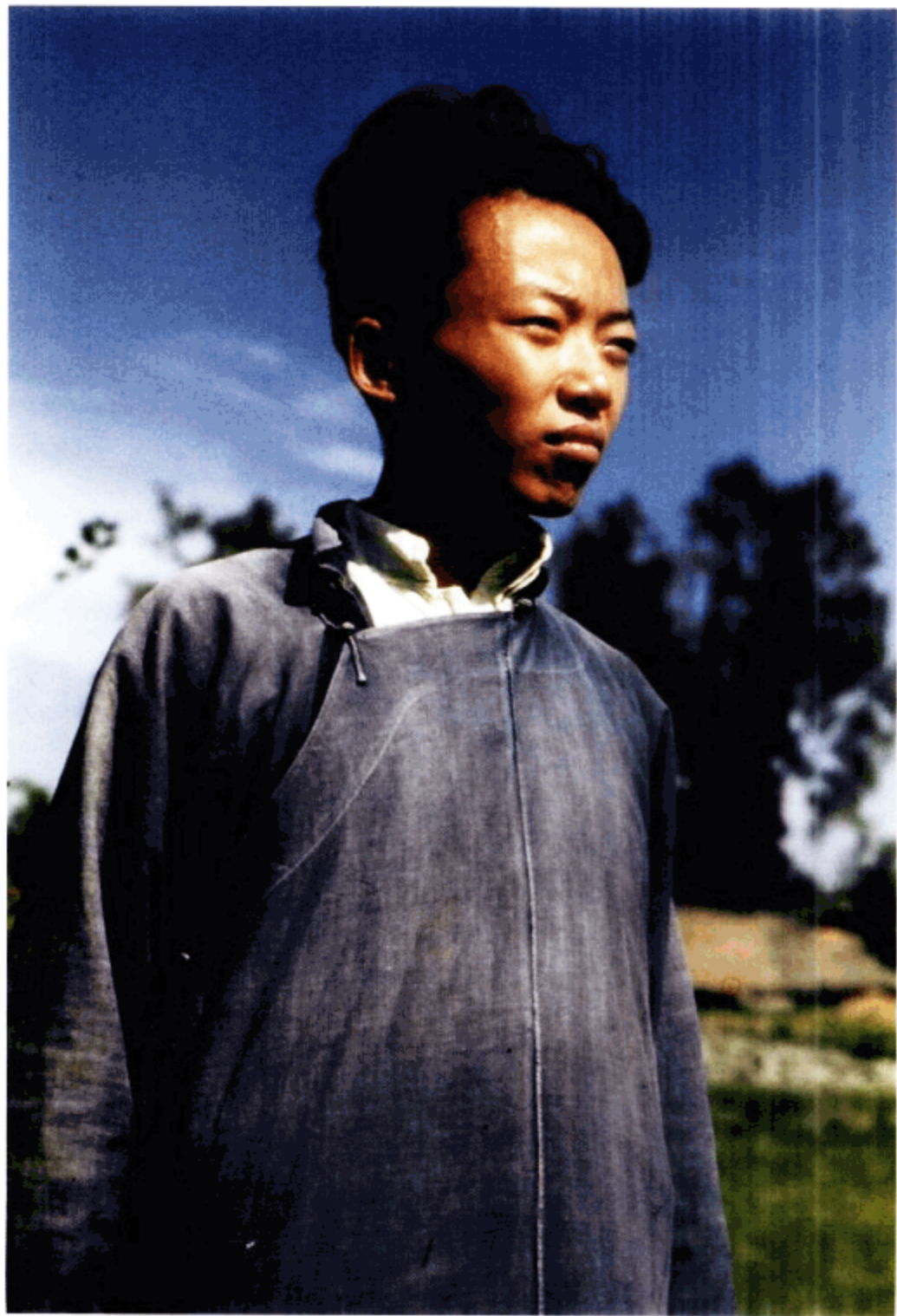


迪柏在帮助晾晒棉花和红椒（艾伦·拉森 摄）





摆摊出售农产品的当地妇女（威廉·迪柏 摄）



派到军营做帮工的小伙子（威廉·迪柏 摄）





童子军 (威廉·迪柏 摄)



三个吃甘蔗的小男孩（威廉·迪柏 摄）





排队等客的黄包车夫们（威廉·迪柏 摄）



綢緞商舖街的入口（威廉·迪柏 攝）





綢緞莊（威廉·油柏 攝）



烟具店（威廉·迪柏 摄）





成都的商铺（威廉·迪柏 摄）



成都的医院（威廉·迪柏 摄）





成都大学（疑为华西协和大学）（威廉·迪柏 摄）



成都的图书馆（威廉·迪柏 摄）



杭州

1945年10月18日—12月4日





那些战后曾有幸驻扎过杭州的美国人，对那里的优美风光记忆犹新。山丘、宝塔、美丽的湖泊、五光十色的游船、湖边豪宅、多姿多彩的小岛和友善的人们，这一切都令人难忘！（艾伦·拉森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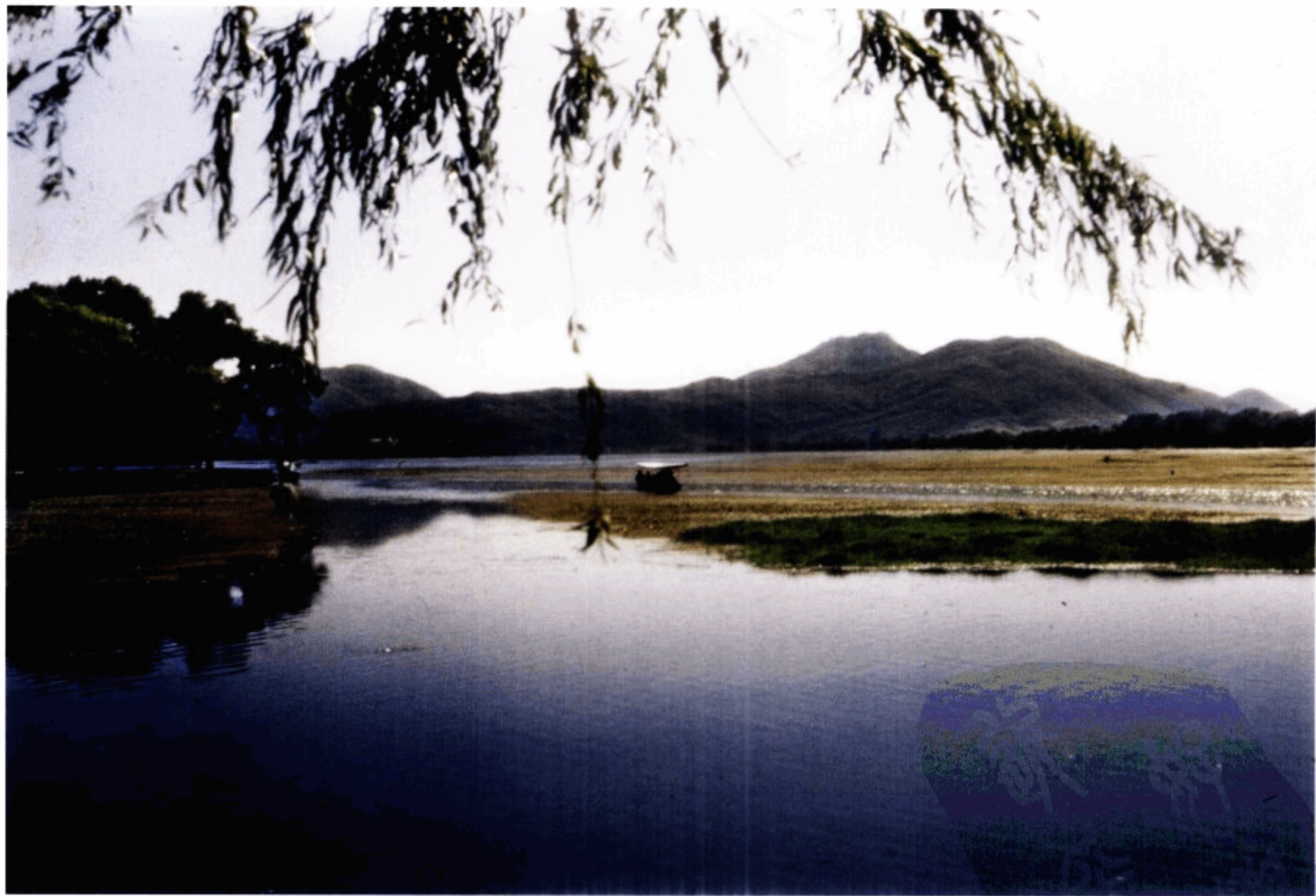


保寂塔（艾伦·拉森 摄）



我们几个人租了一艘小船游览西湖，照片中的妇女就是我们这次快乐游览的导游。（艾伦·拉森 摄）





美丽的西子湖（威廉·迪柏 摄）



美丽的西子湖（威廉·迪柏 摄）





杭州基地。

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政府曾计划发展现代空军，在杭州设立训练飞行员和机组维护人员的设施。在中日战争初期，当中国军队被迫撤离中国东部地区后，杭州的空军设施沦为日本空军的重要基地。1943年至1945年间，杭州基地屡遭中美混合战机和第14航空队的攻击。基地里的机棚和建筑物弹痕累累。1945年10月，为了从中国的基地里收集供国民政府使用的飞机，第14航空队的小股部队进驻这个基地。（艾伦·拉森 摄）



高登·汉姆上士正在拍摄基地周边的乡村景象，他站立的平台是战争结束前几个月遭空袭局部损毁的一幢建筑的地板。（艾伦·拉森 摄）





遭战争破坏的飞机修理库外停放着美军运输机和战斗机，建筑物上布满弹孔。(艾伦·拉森 摄)



战争结束了，在中国的美国士兵欣喜地穿上干净的夹克，戴上白色的围巾，摆出姿势照相。（艾伦·拉森 摄）





艾伦与一名中国空军技师在一架缴获后被翻新的日军战机上。(威廉·迪柏 摄)



中国军队在杭州基地附近进行训练。(艾伦·拉森 摄)





手拿野鸡的美军士兵（威廉·迪柏 摄）



美军在杭州的军旅生活稍许轻松一点，我们住在曾经是仓库的建筑内。当地的百姓为美军提供一些基本的服务，如这个年轻女孩正在军营附近帮艾伦运送一袋要洗的衣服。（威廉·迪柏 摄）





在田间歇息吃饭的农民一家人。

杭州地区的乡村引起我和几个战友的极大兴趣。在机场附近田野里耕作是当地的主要活动，1945年秋天温和的天气最益于各种农作物的好收成。农民们及其家人打着手势友好地接待我们，并且乐意让我们拍照。（艾伦·拉森 摄）



农家姑娘 (艾伦·拉森 摄)





当地全手工的谷物收割和打谷作业使我们印象深刻。  
(艾伦·拉森 摄)





面帶丰收喜悅的男孩（艾倫·拉森 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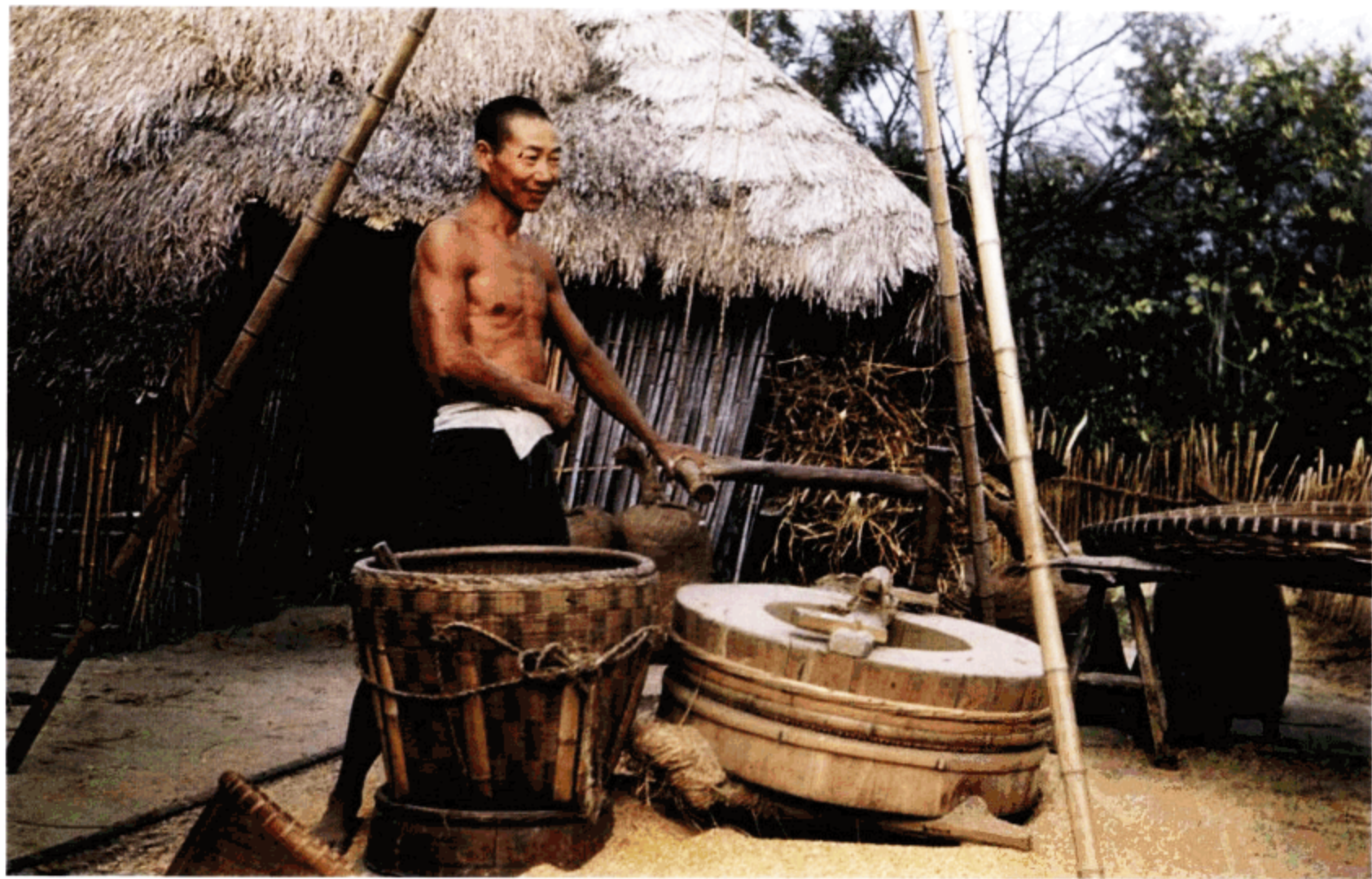
扬谷 (艾伦·拉森 摄)





晒谷 (艾伦·拉森 摄)





脱粒（威廉·迪柏 摄）





一位老妇人正在晒谷 (艾伦·拉森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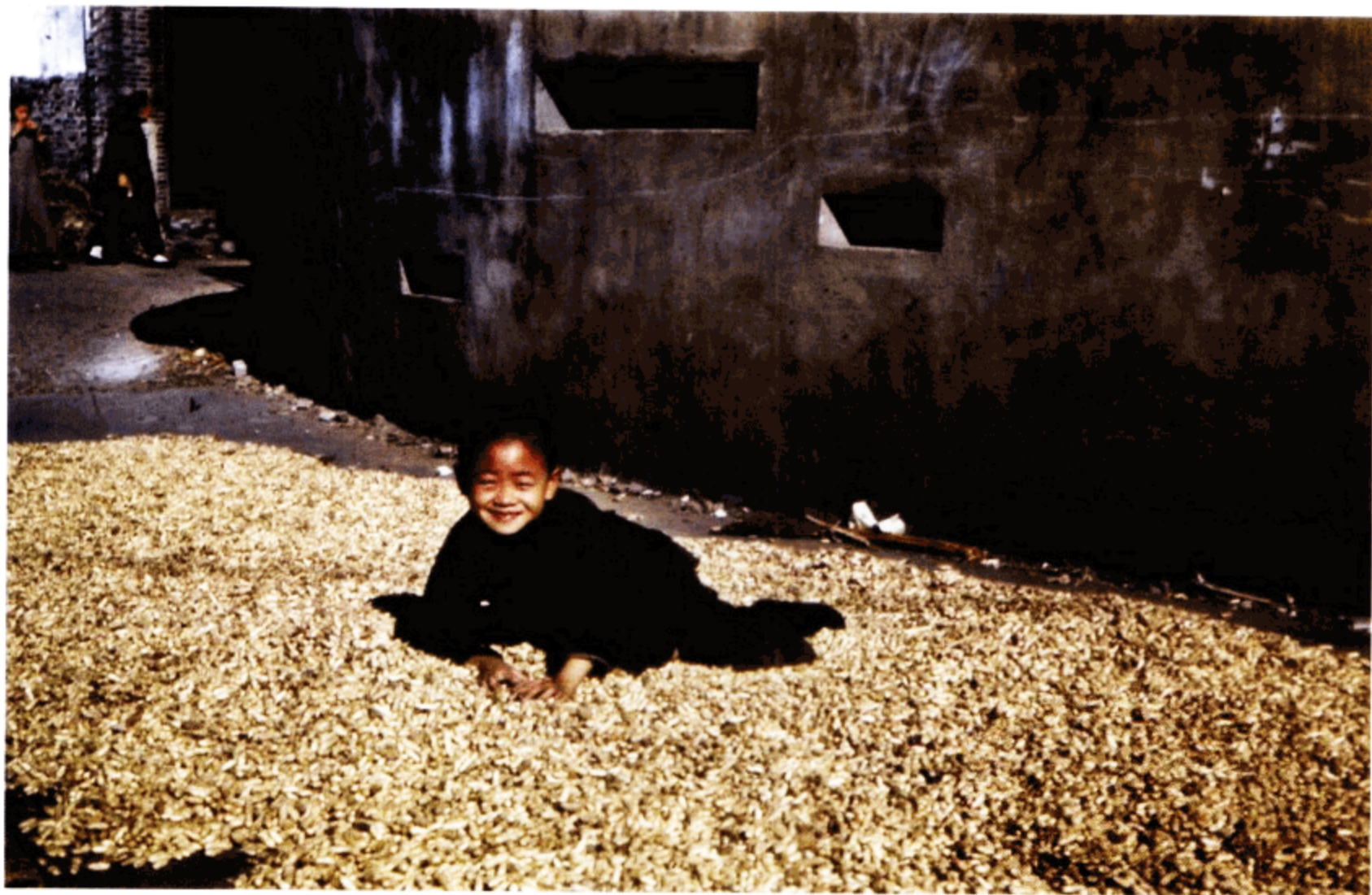


看着金灿灿的稻谷，农妇喜不自禁（艾伦·拉森 摄）



谷物加工（威廉·迪柏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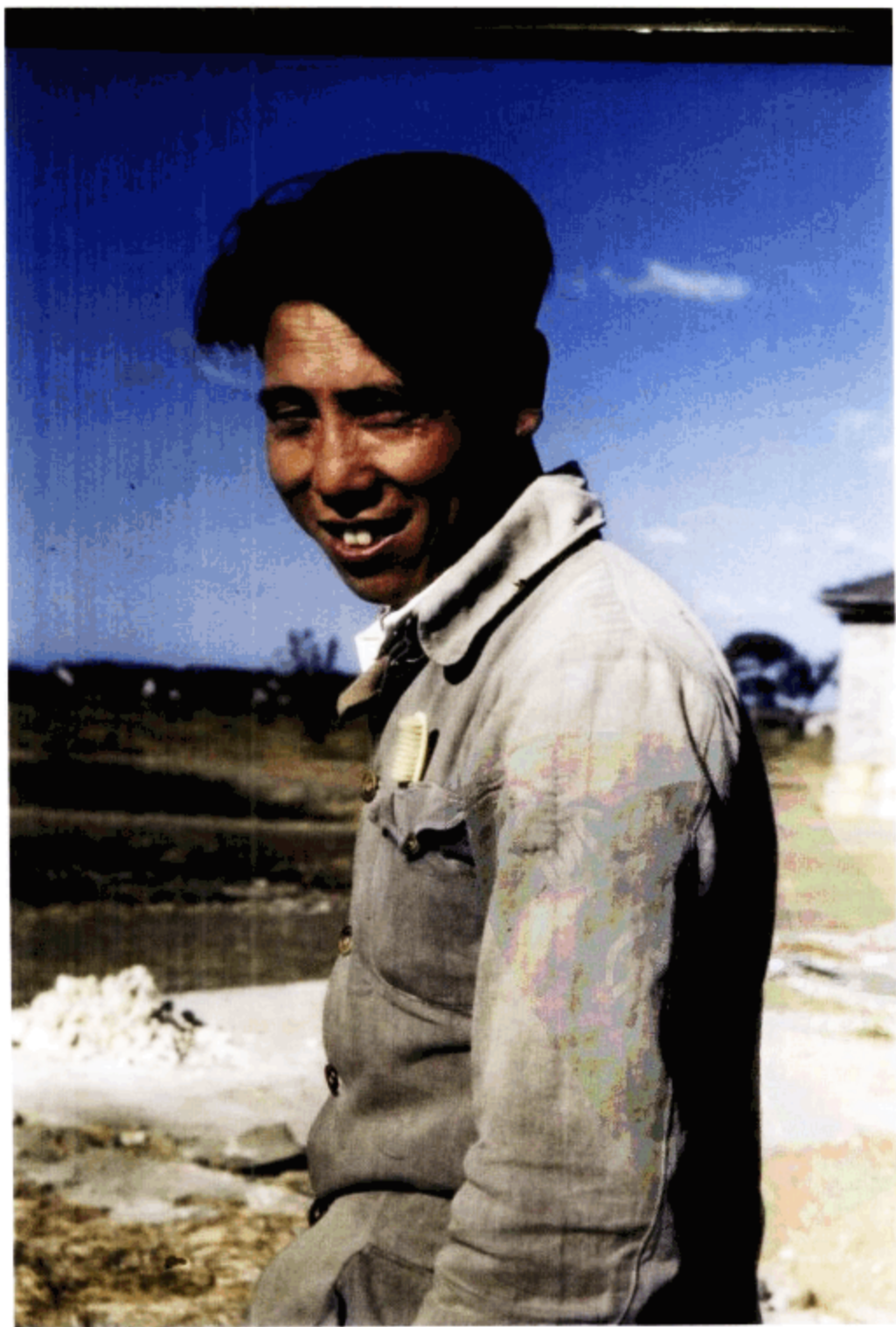


在花生堆里的男孩，背后是碉堡。（威廉·迪柏 摄）



军营附近的当地百姓（威廉·迪柏 摄）





负责营房维修工作的青年（威廉·迪柏 摄）



路边的水牛（威廉·迪柏 摄）





在机场附近田间歇息的农夫（威廉·迪柏 摄）





干农活的男孩（威廉·迪柏 摄）





干农活的女孩（威廉·迪柏 摄）



两个小男孩（威廉·迪柏 摄）





杭州街景（威廉·迪柏 攝）



杭州街景（威廉·迪柏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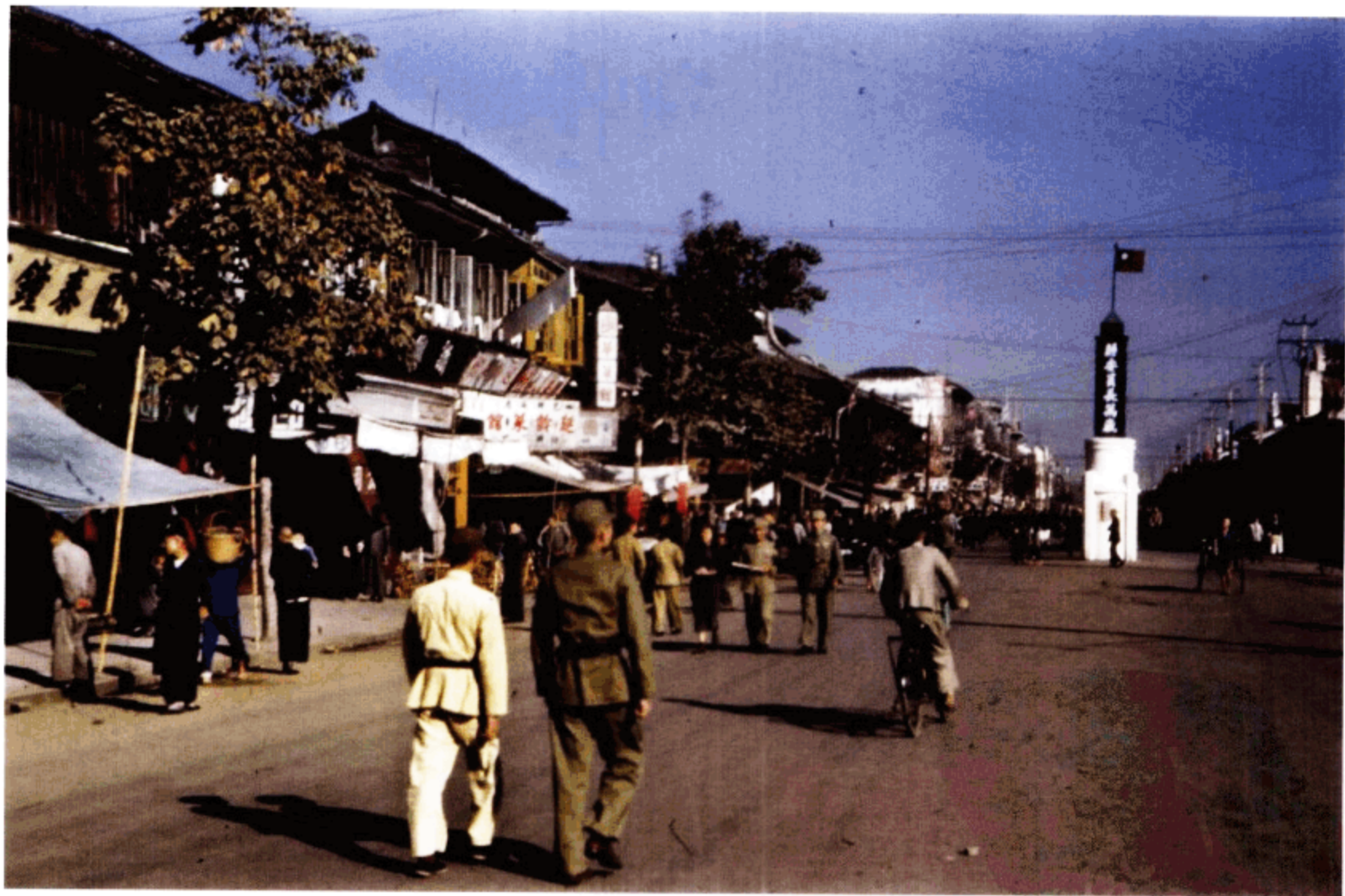


杭州街景（威廉·迪柏 摄）



杭州街景（威廉·迪柏 摄）





杭州街景（威廉·迪柏 摄）



杭州街景（威廉·迪柏 摄）





杭州街景（威廉·迪柏 摄）



在西湖边洗衣的当地百姓（威廉·迪柏 摄）





街上拉粪车的民夫（威廉·迪柏 摄）



急救站和医院的入口。大门两旁是碉堡。（威廉·油柏 摄）





穿中国军装的日军战俘（威廉·迪柏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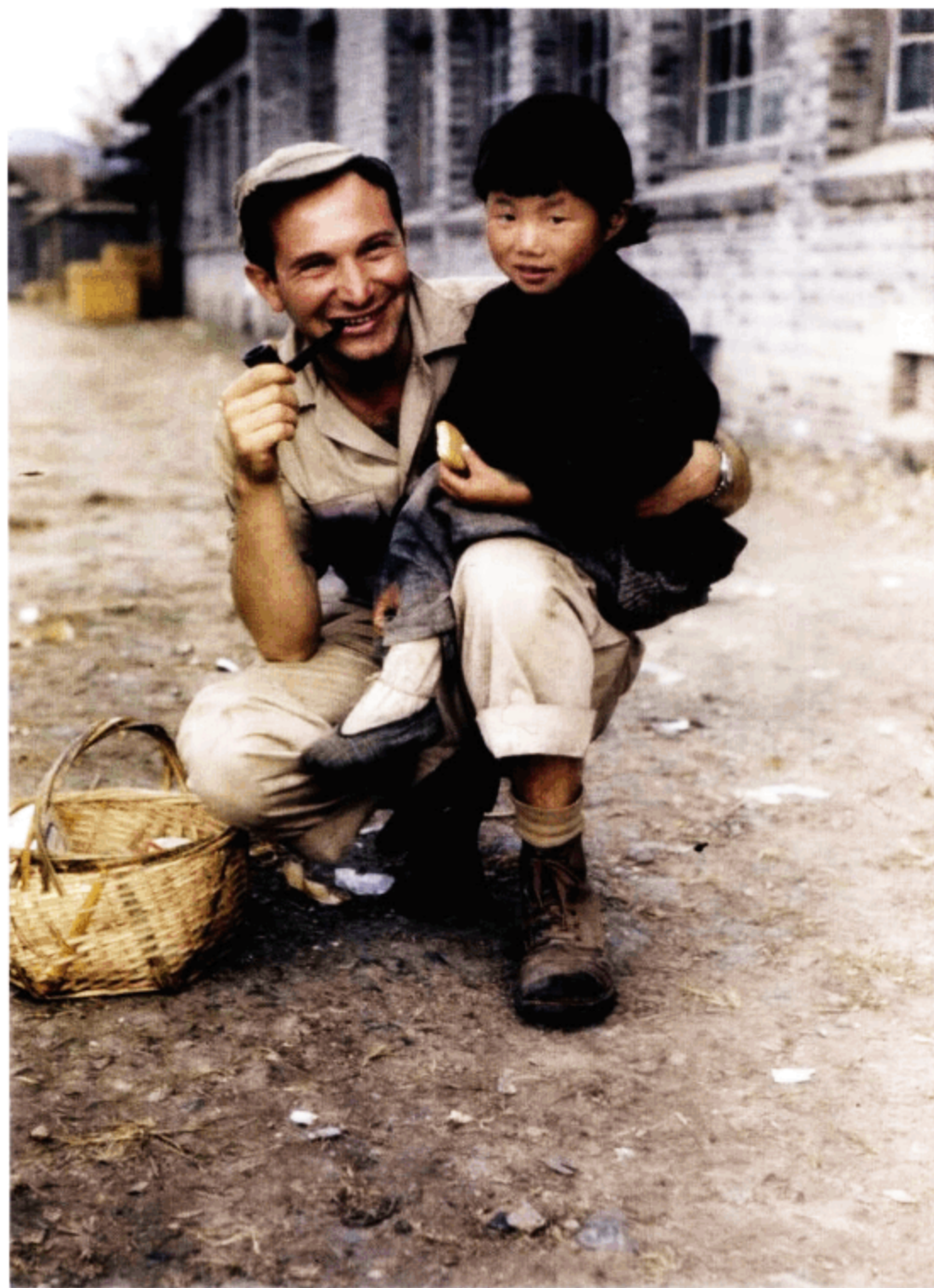


运货的民工（威廉·迪柏 摄）





杭州“太和园”会所（威廉·迪柏 摄）



营区里美军士兵和中国女孩合影（威廉·迪柏 摄）





杭州火车站距离空军基地很近，1945年秋，我们有幸获得批准乘火车到几小时路程以外的上海去做一次旅行。我们饶有兴致地与站台上卖干果的妇女讲价，好买一些在路上吃。（艾伦·拉森 摄）



穿越田野和村庄的旅途也非常有趣，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在中国乘坐火车。在行进途中，我们看到仍然照常运作的日军基地，这着实让我们感到意外。此时距日本投降已经过去6周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因为战争中占领这些地区的日军数量太多，短时间内中国军队还无法完全解除他们的武装。（威廉·迪柏 摄）



上海

1945年12月4日—15日





繁忙的黄浦江景象——老式帆船、驳船、商船和美国  
海军舰只共用同一条水路。(艾伦·拉森 摄)





古老的帆船 (艾伦·拉森 摄)



黄浦江上一直停泊着来自各国的船只，图片中停泊在江边的是令人生畏的美国太平洋舰队重型巡洋舰“圣保罗号”。（艾伦·拉森 摄）





黄浦江渡口（艾伦·拉森 摄）



上海外滩，世界闻名，不仅因为它的名声还有它俯瞰水陆商贸活动的宏伟建筑物，对第14航空队的士兵有着特殊的吸引力！自从离开美国后，我们从没见过如此高大的建筑。艾伦很幸运地从一栋大楼上拍到了外滩全景。1945年末，还可以看到一些大楼上飘扬着英国国旗。（艾伦·拉森 摄）





外滩。黄包车和轿车、卡车在同一条道上川流不息。  
(艾伦·拉森 摄)



沙逊大厦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的金属标牌。两年  
前故地重游，我发现这块标牌还留在饭店的墙上。（艾  
伦·拉森 摄）





从国际饭店眺望上海。  
大新百货公司大楼（今第一百货大楼的前身）曾是当时那一带很突出的建筑。（艾伦·拉森 摄）



在1945年，除了电车和军用车辆以外，其他车辆除横穿外是不允许在南京东路上行驶的。黄包车在穿着制服的警察注视下穿越马路……这一刻，他和一个士兵好奇地望着摄影师。这一幕发生在1945年11月，永安百货公司大楼附近。（艾伦·拉森 摄）





有轨电车在战时及战后的许多年里一直都行驶在南京东路上，其模样同美国、欧洲及印度的一些城市里的电车一样。街边那张巨型广告画，上面分别是中国、苏联、英国和美国的旗帜，以及“庆祝抗战胜利，庆祝世界和平”的标语。照片右上角的高大建筑是大新百货公司大楼（今第一百货大楼）。（艾伦·拉森 摄）



抗战胜利后的大新百货公司大楼（今上海第一百货大楼）（艾伦·拉森 摄）





国际饭店 (艾伦·拉森 摄)



国际饭店楼顶 (艾伦·拉森 摄)





飞虎队的科吉斯中士在国际饭店顶上眺望上海的城市面貌，我们得到特许有机会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博大。那时我们根本预料不到，照片中的永安百货公司大楼在20世纪末会被浦江两岸的摩天大楼淹没。(艾伦·拉森 摄)



南京路上的国际饭店及其它建筑（威廉·迪柏 摄）





南京路 | 威廉·迪柏 摄 |



市中心的住宅区（威廉·迪柏 摄）





投降后日军士兵在拆除街道上的碉堡。(威廉·迪柏 摄)



投降后日军士兵在拆除街上的碉堡。(威廉·迪伯 摄)





上海机场，被中国军队缴获和收编的日军飞机（威廉·迪柏 摄）



南京路跑马厅对面的美国红十字会，美国军人集结准备游览上海市。（威廉·迪柏 摄）





跑马厅赛马俱乐部建筑（威廉·迪柏 摄）



苏州河对我们来说是一段非常特殊的经历。河道上的两侧排列了数百艘大大小小的船只，多数成了船夫的家。对往来黄浦江的船只来说，这里河道水域太狭窄了，不适合航行。(艾伦·拉森 摄)





我们沿着河岸行走，对周围建筑内发生的一切（包括街边的理发师为顾客刚洗完头发）都感到十分好奇。当我们顺着河走下去，一幢富丽堂皇的有钟楼的大厦赫然映入我们的眼帘……（威廉·迪柏 摄）



这就是著名的上海邮电大楼（艾伦·拉森 摄）





前方又看见一栋大楼，后来才知道那里曾经是抗战初期中日军队激烈交战的战场——四行仓库。(艾伦·拉森 摄)



苏州河（威廉·迪柏 摄）





苏州河上的小船（威廉·迪柏 摄）



苏州河的小码头（威廉·迪柏 摄）





苏州河，船上的娱乐活动——打麻将（威廉·迪柏 摄）



苏州河边剃头师傅在为客人洗头（艾伦·拉森 摄）





苏州河边蜷缩在大楼门口的流浪儿童（威廉·迪柏 摄）



有一天，我们到了虹口区，诧异地看到了一座大型监狱（即提篮桥监狱），旁边是红砖建筑，类似仓库的房子。（艾伦·拉森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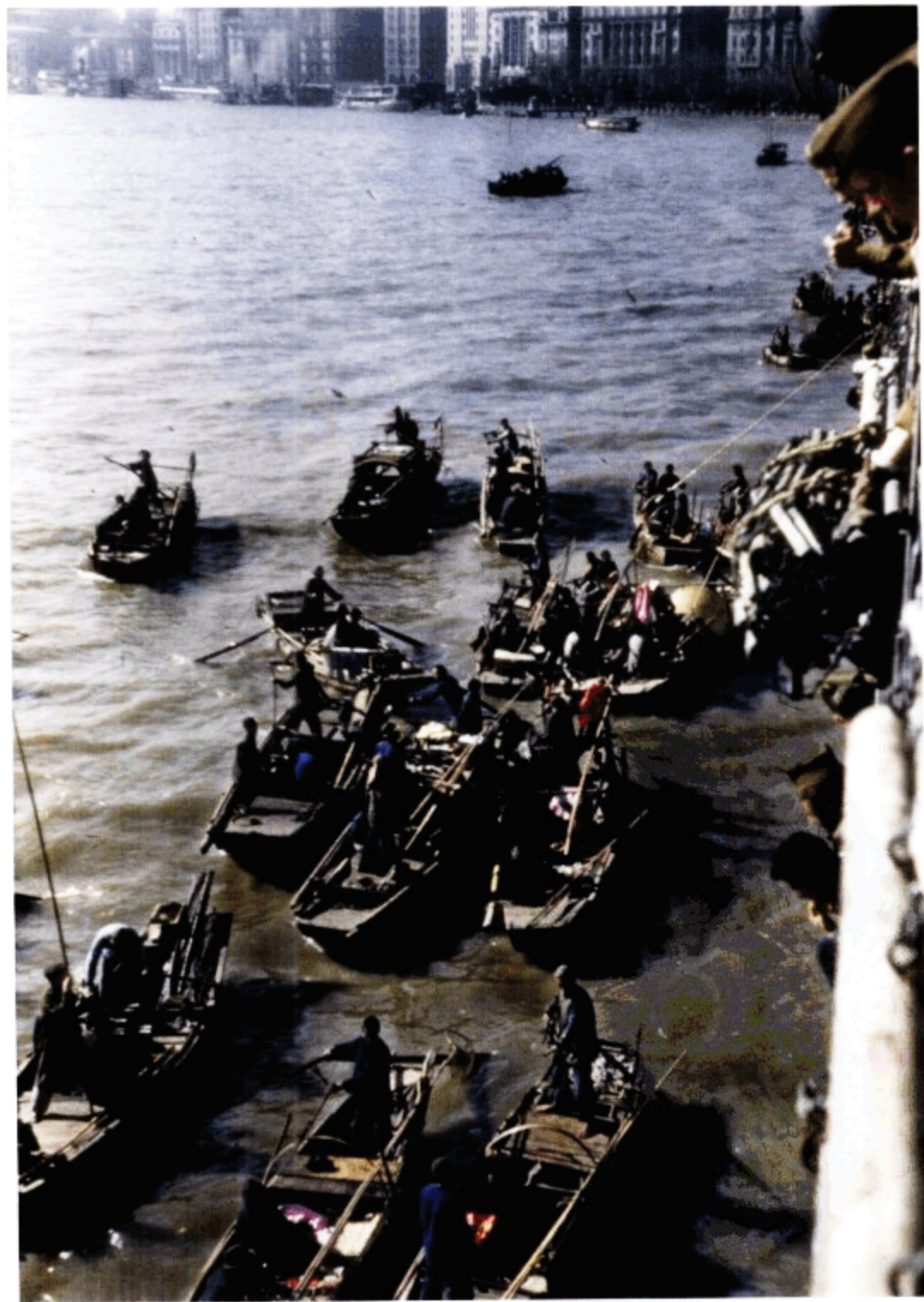
一群犹太人孩子。

我们忽然听到了孩子的声音，他们穿过红砖房旁边的空地向我们走来。他们和我们一样对彼此都充满好奇。他们不是中国孩子，似乎还能听懂一点我们说的话。通过对话，我们知道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人住在红砖房子里。我们访问了那里的几户人家，他们是从欧洲来上海躲避纳粹德国迫害的犹太人。日本人占领上海以后，他们被迫离开自己的住所和产业，被监禁在虹口的仓房中生活，丧失了活动自由。（艾伦·拉森 摄）



1945年12月15日，运送美军去美国军舰的车队（威廉·迪柏 摄）





水上商贩在向准备离开中国的美军士兵兜售商品。（威廉·迪柏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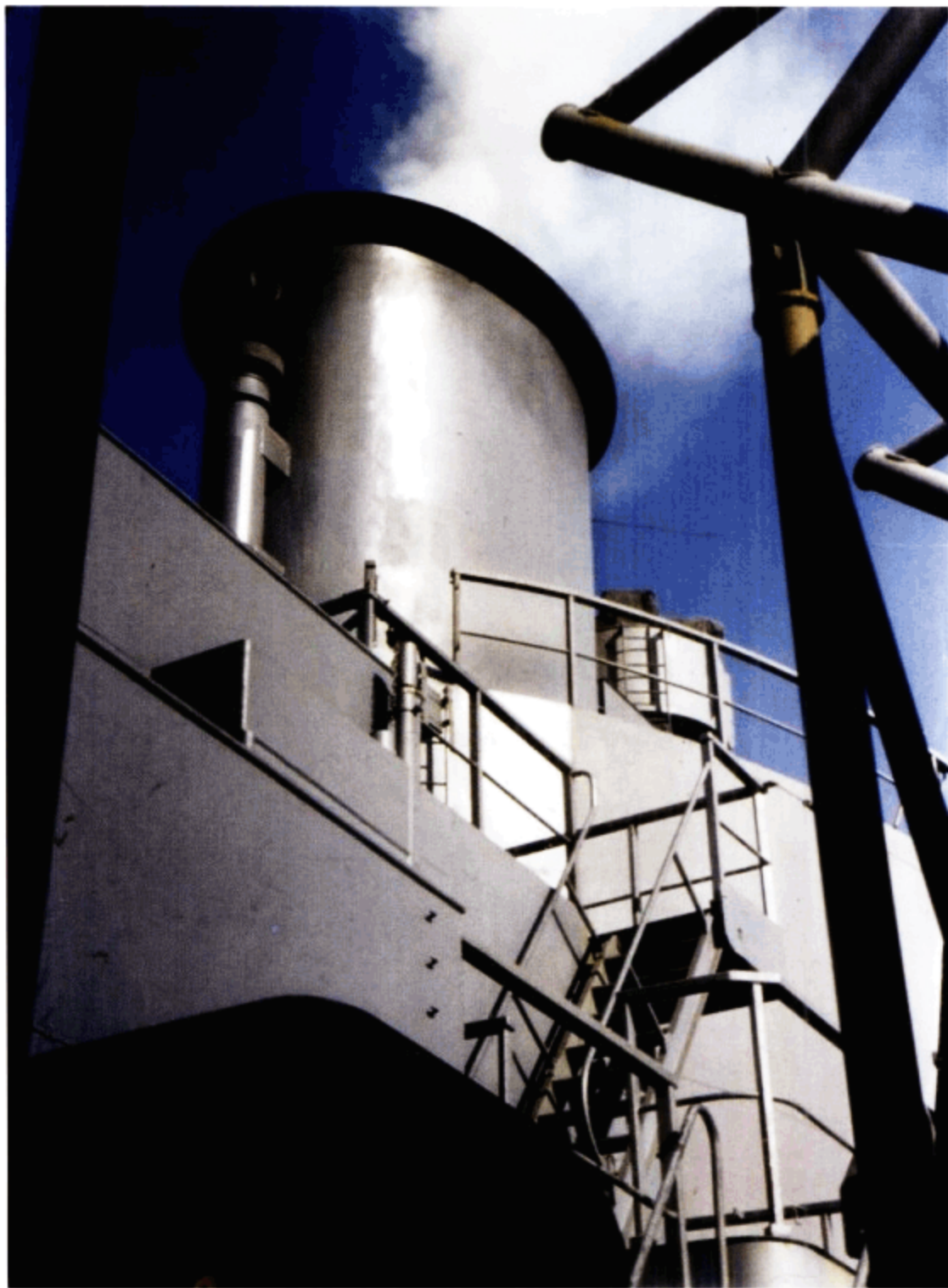


从美国运输舰上看到的外滩和黄浦江景象（威廉·迪柏 摄）





黄浦江上，在甲板上等待军舰起航的美国士兵。（威廉·迪柏 摄）



军舰鸣笛起航（威廉·迪柏 摄）





挤满甲板的美军军人(艾伦·拉森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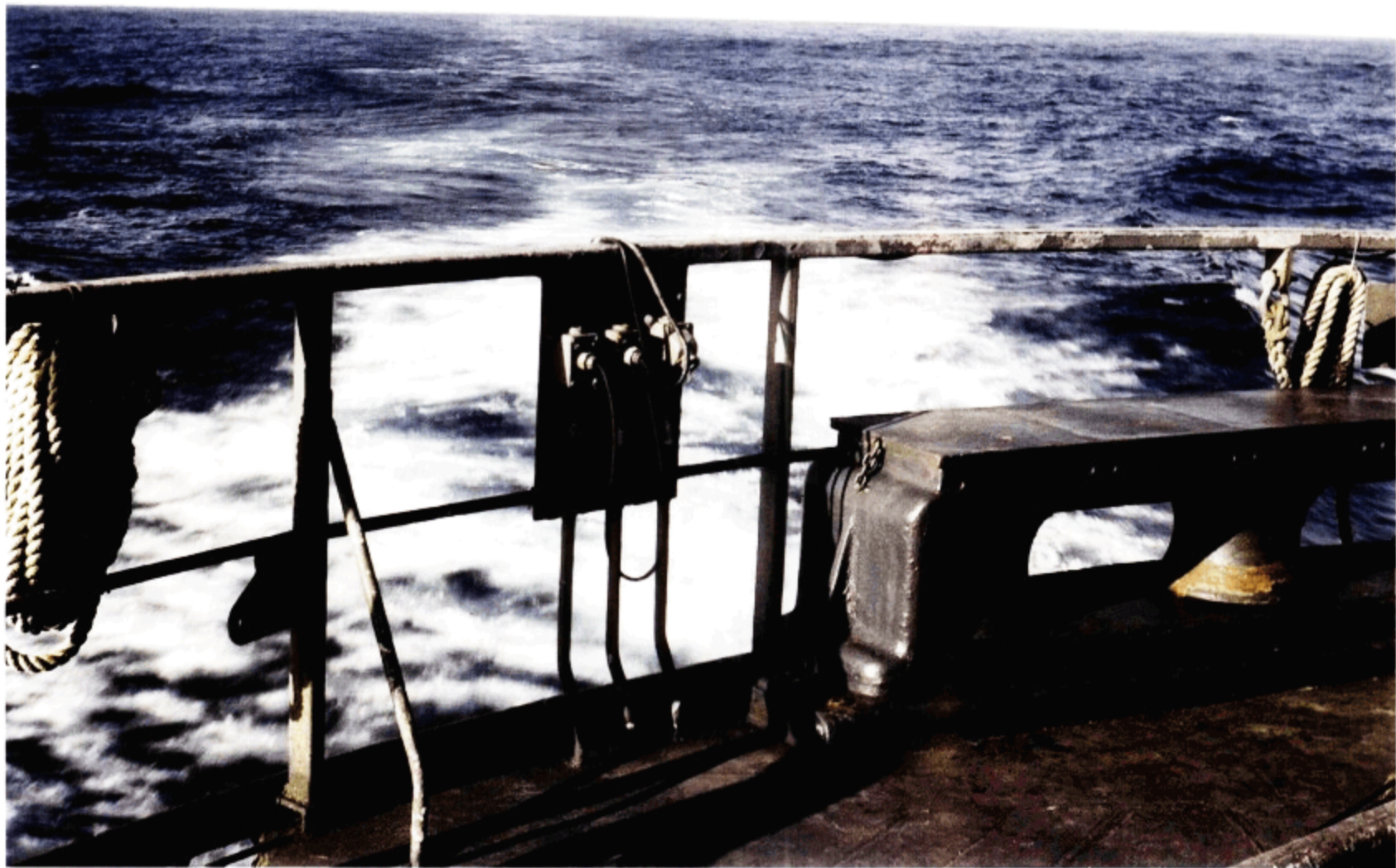


美军士兵在军舰甲板上玩扑克。(威廉·迪柏 摄)





从上海起航横跨太平洋前往美国西雅图途中的镜头（威廉·迪柏 摄）



海上 [ 艾伦·拉森 摄 ]



附录  
黑白照片



艾伦·拉森在昆明空军基地（高登·汉姆 摄）





飞虎队员在云南农村乘坐小船渡河（查尔斯·科吉斯 摄）





昆明空军基地美军兵营附近的稻田（艾伦·拉森 摄）





从昆明西山寺庙俯瞰滇池（艾伦·拉森 摄）



昆明街景（艾伦·拉森 摄）





昆明街景（艾伦·拉森 摄）



街边吃饭的昆明市民（艾伦·拉森 摄）





昆明的老人（威廉·迪柏 摄）



昆明街景（威廉·迪柏 摄）





昆明街景（艾伦·拉森 摄）



新津空军基地（切斯特·吉斯克 摄）



# 后记

严湛

在我儿时起的记忆中，反映抗战时期中国的历史图片都是以陈旧的黑白胶片展现的，所以，那段历史在我脑海里一直是朦胧的、遥远的、黑白色的印象。当2005年12月某日，我在美国朋友、飞虎队老战士艾伦·拉森先生家做客时，老人家六十多年前在中国拍摄的反映抗战后期中国社会和人文历史的彩色照片震撼了我，颠覆了我原有的印象。

1943年，当拉森先生还是一个18岁的大学生时，他就应征加入了美国陆军航空队，经过在美国本土数月的军训后，被分配到空军照相侦察中队，随后他所在的部队辗转万里来到中国云南，于1944年9月编入由陈纳德将军组建和领导的支援中国抗日的飞虎队——美军第14航空队。当时艾伦先生担任部队航拍地图绘制员，参与制作地图和海图供中美两国空军打击日本陆军和海军。那时酷爱摄影的他有空就利用他的两部柯达相机（Kodak Bantam 828和35mm相机）和他父母从美国寄来的柯达彩色胶片（Kodachrome）拍下了许多中国抗战时期的珍贵照片。

当拉森先生第一次把上百张珍藏了六十多年的柯达彩色照片用幻灯机放映给我看时，展现在眼前的是我从未见过的、栩栩如生的彩色历史画面：援华抗日的美国飞虎队队员们个个精神抖擞，与中国人民友好相处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战时大后方的中国老百姓倾其所有支援抗战；飞虎队航空基地附近的田野和山峦景色秀美，当地农民在辛勤劳作；城镇街头一片繁忙的景象，市民和商人在为生活奔忙……其中，云南人民用血汗修造昆明军用机场的照片，令人震撼。没有机械化的设备，用人拉肩扛石头碾子，整平机场跑道，用锄头铁锤敲平机场路面，这是何等的艰辛和伟大啊！他们为的是支援飞虎队抗击日寇，为的是保障中国抗战战略物资生命线“驼峰航线”的畅通，为的是坚持抗战，不做亡国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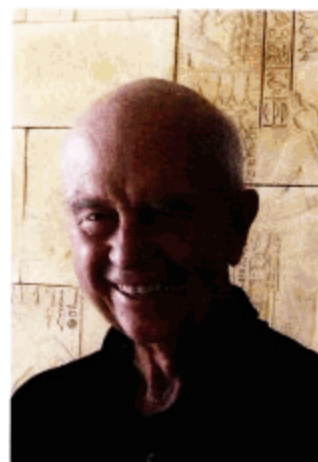
更让我惊叹的是，这些上世纪四十年代拍摄的彩色胶片，色彩如此逼真，画面如此清晰，保存如此完好。直觉告诉我它们是十分珍稀的、具有重要历史文献价值的照片，可以填补中国抗战历史时期彩色摄影的空白，更重要的是它们展现了中美两国人民当年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日本法西斯侵略时，同仇敌忾，并肩战斗，谱写友谊的这段光辉历史。如此珍稀的彩色照片还原了更加真实生动的历史画面，我想只有将它们公之于众，让世人分享其精彩，才能更好地体现其价值。拉森先生接受了我的建议，于是这样一次偶然的拜访做客孕育了我们出版本书的设想。拉森先生与其已故的、同样酷爱摄影的战友威廉·迪柏先生当时在中国拍摄的二百多幅彩色照片和十多幅黑白照片被选入本书，在此呈献给广大读者、历史学者和摄影爱好者。

对这些弥足珍贵的历史图片的发表，艾伦·拉森先生及其夫人玛格丽特·拉森女士、威廉·迪柏先生的遗孀玛丽·迪柏女士及他们各自的家庭都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在此谨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2009年10月16日

## 艾伦·拉森

艾伦·拉森 (H.Allen Larsen), 1924年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布鲁克林市,并在当地的公立学校念书。高中毕业后,他在波士顿大学只读了一年就被应征入伍,参加了美国陆军航空队。他接受了航空照相测量技术的专门训练,并被分配到第35照相勘测中队,该部后来被派遣到中国昆明,并入陈纳德将军领导的第14航空队(原飞虎队)。拉森先生后来被调遣到第21照相勘测中队,并随部队迁往成都、重庆、杭州和上海。拉森先生退伍后,于1946年1月又重返波士顿大学读书,并于1948年毕业。其后他又进修了其它大学课程,然后供职波士顿社区福利基金。为了波士顿社区福利基金的工作及后来在美国联合劝募会的募捐活动,其后的四十年里他在纽约、休士顿、巴尔的摩及威尔克斯-巴里等地生活过。拉森先生现居住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与他相伴30年的妻子玛格丽塔·拉森女士是现任德州特殊奥林匹克组织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他们的家庭成员包括与原配所生的五个子女和五个孙子女。



## 威廉·迪柏

威廉·迪柏 (William L. Dibble), 1923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在堪萨斯州托皮卡市念书。高中毕业后,他参加了美国陆军航空队,并被分派到第4照相技术部队(4th PTU)服役。1944年该部队被派遣到中国,并入陈纳德将军领导的第14航空队(原飞虎队)。在战时和战后这段时期,部队从昆明基地迁往其它中国城市,包括重庆、成都、杭州和上海。1946年迪柏先生从第14航空队退役,然后就读于沃西本恩大学(Washburn University)。大学毕业后,他投身于家族企业,后来在托皮卡市创立了一家商业银行,并担任塞斯纳飞行器公司董事会董事。迪柏先生和夫人玛丽已结婚57年,在托皮卡市和科罗拉多州喀斯喀特市(Cascade)皆有居所,他们的家庭成员包括两个儿子和四个孙子女。迪柏先生于2004年1月31日去世。





## 图书在版目录(CIP)数据

飞虎队队员眼中的中国：1944～1945 / [美] 拉森，  
[美] 迪柏摄. -- 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12  
(纸上纪录片)

ISBN 978-7-5452-0499-5

I. ①飞… II. ①拉… ②迪… III. ①社会生活—中  
国—1944～1945—摄影集 IV. ①D693.9-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8468号

总策划 王 刚  
执行策划 严 湛  
翻 译 严 湛 严茵子  
责任编辑 金 嵘  
封面设计 胡 斌  
技术编辑 李 荀

书 名 飞虎队队员眼中的中国(1944年-1945年)  
著 者 [美] 艾伦·拉森  
[美] 比尔·迪柏

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672弄33号 (邮编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889X1250 1/20  
印 张 9.5  
版 次 2010年4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2010年8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2-0499-5/J.296  
定 价 4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021-64855582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